



PPS 管理员在乌干达获得令人启发的经历

Jenny Withycombe 记得她在乌干达坎帕拉停留两周后飞回波特兰的感觉，在那里，她和丈夫与难民们一起做志愿者工作，这些难民们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他们却面临着少有美国人曾经历过的境况。

“这是最有价值的经历，但这也是一次非常令人心碎的经历，因为你看到了极度的贫困。”波特兰公立学校的健康和体育项目管理员 Withycombe 说。

Withycombe 与足球无边界 ([Soccer Without Borders](#)) 合作，这是一个结合体育和社会公正工作的全球性组织。SWB 在乌干达首都和最大城市坎帕拉设有一个中心。

Withycombe 最初在科罗拉多大学任教期间了解到了 SWB，且本应该在 2016 年前往乌干达，但因被 PPS 录用而推迟了该旅行。1 月，她又有机会前往，她、她的丈夫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约 10 名大学生与 SWB 中心一起，在为期两周的学校寒假期间为坎帕拉的学生举办了一场专注于足球的儿童节。

乌干达的开放移民政策带来了来自苏丹、卢旺达和布隆迪等各国的难民。当难民居住在城外的难民营时，他们会得到援助，但许多人选择放弃援助而前往坎帕拉，希望能在该城市兴旺发展。

乌干达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如果儿童想要上学，他们必须表现出最低语言水平并付费上课（学校不是免费的）。SWB 帮助学生学习英语，并帮助家庭通过旨在使难民孩子能在一年内上学的全年项目来准备其子女的教育费用。

Withycombe 和她的团队所帮助的节日包括整天的足球和其它活动，这些活动以英语为重点，以帮助孩子们提高他们的语言知识。Withycombe 曾踢足球，但她在大学里是一名比赛级别的桨手。

“孩子们的足球水平差别很大，所以我倾向于和那些没有许多球技的孩子们在一起，”她说。

在她的停留期间，Withycombe 在坎帕拉得到了一次生命速成课。这座城市建在一系列山丘上，她很快意识到人们居住的地点反映了社会结构—有钱人居住在更高的地点。

“当你走下山时，山丘之间的所有山谷都是贫民窟所在地，”她说。“你确实是在走下社会阶层。”

Withycombe 参观了难民居住的贫民窟。家庭在人们用木炭烹饪的公共区域搭建了披棚。自来水是不能饮用的，所以人们不得不长途跋涉来用大容器取水。动物—山羊、绵羊、牛、猪、狗、猫—四处闲逛，它们都以某种方式被标记，用来确定他们的主人是谁。

家庭吃他们种植的东西，米饭、豆子和卷心菜是主食。

“这是非常强有力的，”Withycombe 谈到这次旅行。“这多少都有些偷窥感。你可以告诉别人住在贫民窟区域是什么样的，但没曾去那里看、闻、感觉它，你是无法描述它的。”

大多数难民正在等待移民到另一个国家的机会。Withycombe 回忆与一名 SWB 教练会面，他刚收到消息称他将前往美国。他在乌干达长达 10 年，一直在等待中。

“他们大多数人将在乌干达当难民很长时间，”Withycombe 说。

随着 Withycombe 回到波特兰，有一件事跟随着她。尽管坎帕拉的条件那样具有挑战性，但是与她一起工作的孩子们似乎从未表现出这一点。

“我从未见过一个不快乐的孩子，”她说。“我认为当我们来自发达国家时，我们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噢，他们好可怜，他们一定感到非常伤心，’但我从未见过一个孩子说‘我很无聊’，没有一个孩子不高兴。我想，哇，我们需要能够采用这种心态，改变我们的想法并把它带回家。”